

大衆文庫 故事

紅軍 長征 故事

浙江新華書店出版



大眾文庫 故事

紅軍長征故事

浙江新華書店出版

紅軍長征故事

大眾文庫 故事

著者 華東新華書店總店

出版者 浙江新華書店

• 一九四九年六月翻印 •

目錄

一	突破烏江天險		(一)
二	巧奪金沙江		(五)
三	通過猓猓區		(九)
四	搶渡大渡河		(一三)
五	飛奪瀘定橋		(一六)
六	翻過大雪山		(二〇)
七	草地行軍		(二三)
八	天險臘子口		(二七)

長征回憶片斷

老山界		定一	(三三)
長征中的幾件事		張政權	(三八)
雪花山上		羅良儀	(四一)
草地		蔡前	(四六)
一個掉隊的小鬼		林間	(五三)
紅軍的炊事員——老路		袁血卒	(五七——六六)

一 突破烏江天險

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，開始於一九三四年十月，從江西出發，接連衝破了敵人三道封鎖線，消滅了數十萬的頑敵。僅僅三個月的工夫，就走遍了江西、湖南、貴州等省。出乎尋常的戰鬥力和旺盛的攻擊精神，連敵人也大呼驚奇不止！

烏江戰鬥開始的一天，我先頭部隊已逼近江邊的江界河（渡口），所謂烏江天險，就橫梗在眼前了。

烏江江面寬約二百五十米，水流每秒一米達八，南岸要下十里極陡石山，才能到江邊；北岸又要上十里的陡山，才是通邊桐的大道。其餘兩岸都是懸崖絕壁，在江中整天不見太陽，水中暗礁四伏，沿江每隔十里地才有一個渡口，平時人們來往，不經過渡口是無法渡江的。

這時沿江船隻，早被敵人搜去，連南岸的鸛聞茅房，一併燒得乾乾淨淨。

對岸守江敵人，在渡口（大道上）配備有兩個連哨；渡口上游約五百米遠處有條極小的橫路，與這渡口大道相通連，勉強可以走人，但兩岸都有沙灘，很難上岸，敵人在此僅配備排哨，是唯一的強渡點。在離江水百餘米的岸上，築有工事，大道上一個廟裏住着預備隊，其他預備隊則在離江邊五里後面的山上，敵全部兵力約三個團。

當我們先頭部隊前進，佔據了離江邊數百米的一個油榨房的時候，敵人開始發覺，『兵』『兵』向我們打起槍來。

晚上，首長們觀察地形回來，決定明晨強渡。在全體自願報名的一連中，挑選了十八個指戰員，

準備游水渡江，驅逐敵人警戒，掩護後續部隊強渡；一方面命令工兵部隊連夜趕製竹筏。

次日（二日），密雲細雨，朔風刺骨，渡口的佯攻却開始了，敵人慌忙躲入工事，不斷向南岸射擊。

我游水過江的第一批，八個戰士脫了衣服，光赤着身子，每人帶駝壳一枝，『卜通』『卜通』接連跳入江中，那樣寒冷急流的水，經過十幾分鐘後，才登對岸，隱蔽在敵警戒下的石崖下，可惜交給他們帶去準備架橋的繩，因水流太急太寬，無法拉過去，一方面泅水同志受寒冷刺激，已無力氣。於是另派人繼續用竹筏強渡，第一個筏子剛撐到中流，被敵火擊中沉沒了。繼續強渡已不可能，只得仍招那八個戰士泅回，其中一個，赤身凍了兩個多鐘點，無力泅回，泅至中流犧牲了。

一次強渡雖告失敗，完成戰鬥任務的決心却絲毫沒有鬆懈。

一個辦法未成，第二個辦法來了。決定第四團第一營於夜晚偷渡，工兵也奉命迅速趕造雙層竹筏。

黃昏以後，第一營的紅色健兒，靜悄悄的集結在江岸上。第一筏載了五個戰士偷偷地往江中划去，對岸敵人並未知覺，仍然時而打冷槍。第一連連長毛振華同志率傳令員一人背馬槍一枝，機槍手三人，輕機槍一挺，登第二筏再往江中划去，第三、四筏打算等他們登岸後再行出發。二十分鐘很快過去了，還不見原約定記號，是否已靠對岸，難以推測。一個多鐘頭後，第一筏的五個戰士沿岸摸回來了，據他們說：水流太急，黑暗裏認不清方向，到了江心被衝流而下二里多路，才順水流靠南岸，棄筏沿水邊摸索回來。可是第二筏是否也遭到同樣命運，被水衝走了呢？但不管怎樣，第三筏又開始出發了，划到中流，不能再划，不得不折回，夜渡又告失敗。

經過兩天的隔河戰鬥，敵人又增加了一個獨立團，今天（三日）大道上面及強渡點背後山上都增加了峭壁，並有迫擊炮向南岸射擊，沿河仍在加修工事。

九點鐘，強渡又開始了，大渡口只以小部隊攻。全部火力集中到強渡點來，在我火力掩護下，裝好了輕裝的戰士三個筏子（十餘人），一齊向敵人划去；一個划手同志的竹篙一連斷了三根（三次中彈折斷），但是三個強渡筏子終於靠岸了，第二批又在繼續渡了。

這時，對岸敵人極其恐慌，拚命向強渡者射擊，突然在敵軍士的抵抗線脚下石崖裏，出現幾個人，一架輕機槍猛烈向敵射擊，接着一個手榴彈，把敵人的軍士打得落花流水，逃之夭夭，這幾個入迅速佔領了敵軍士哨，這時，我竹筏上的部隊却安全登陸了。

你道這幾個人是誰呢？原來昨夜第二筏偷渡的毛連長，竟然完成登陸任務，只因離敵太近（僅隔二三十米遠），他們用一根火柴示光，我岸卻沒有看見。

昨夜他們着陸後，五個人團在一處等待後面渡江部隊。只聽得哨篷裏幾個敵人士兵在談：『這個紅軍真厲害，昨天上午那些「水馬」（註）真不怕冷啊！幸好洩過來的沒幾個，不然糟糕！』『我聽排長說，這是他們的先頭隊伍，再兩天大隊來了，才不得了。』另一個嗑呼着：『三排長！工事做好嗎？要注意呀，怕他的水馬晚上弄過來呀！』

跟去的幾個戰士，實在忍耐不住了，向毛連長建議：『我們去打垮這上面一班人吧，有把握！』毛連長不同意這樣做，打垮這個班，自然沒問題，可是洩露秘密，反而壞事。他又低聲警惕的告訴同志們：『萬一敵人發覺，我們只有極堅定的待敵走攏，用手榴彈對付。打死他一些後，實在敵不過他，只有投江，我們是紅色戰士，我們應該死不投降！』就這樣，他們在這江水浩浩，冷風刺骨的烏江邊石崖下過了一夜。

現在毛連長與第一批強渡的戰士會合了，佔領敵軍士哨後，繼續向敵人排哨仰攻，在機槍掩護下，接連幾個手榴彈，全都上了刺刀，不一會，奪取了敵人排哨抵抗線，敵一個排死傷過半，往上垮去。等我們進擊到那筆陡的壁路下的時候，敵人的增援部隊來了（今晨敵又增一個團）。約一個營扼守

高處，居高臨下向我反攻，我以少數敵衆，加上地形不利，無法再追進。正在極端緊急的時候，我後續部隊也趕到一個排，一下子就投入衝鋒，把敵人打退了。到了半山，但因為石山太險，不能散開，不便接近，終於又停止，無法前進。正在敵我相持不下時，我強渡指揮員發覺在左側一處石壁可能攀登，立刻派一個班攀登而上，越過峭壁，不料竟佔領敵右前方的一個石峯，在這一班敵人的火力猛射下，敵人站不住了，我正面亦開始猛攻，奪得敵主要抵抗線。大道渡口敵人聽見這邊衝鋒號喊殺聲，知道大勢不好，也開始撤退，這時我強渡部隊已過來了一個連，沒有來得及等待後續部隊，即跟蹤追擊，於下午五時佔領豬場（離江邊四十里，敵江防司令部所在地）。創造了一個連猛追三個團的奇蹟。天險的烏江就這樣被突破，首先過江的，只有二十二個紅色英雄。

（註）敵人稱我渡河勇士爲水馬。

二 巧奪金沙江

突破了烏江天險，紅軍一部，乘勢佔領遵義，（縣城名，在貴州省北部，是貴州的第二大城。）另一小支隊急趨至昆明（雲南省城）城邊六十里處的楊村，給敵人以極大威脅，使敵人倉惶失措，只能到處調兵守昆明，却分不出也來不及派遣大軍防守金沙江，而我大軍却從容地向雲南境挺進。

四月二十九日那天，教導團前進到離金沙江二八〇里的夷民地區，接到要他們『五一』奪取金沙江的命令。

這是與整個北進戰略方針有決定意義的嚴重任務，因為其他渡口均被敵人佔領，扼守對岸，而且燒燬了船隻，現在只剩下唯一的渡口了。

三十日晨，天上稀疏的晨星還在閃爍，担任前衛連的政治營第八連同志吃飽了飯，勇敢而又活潑的向北前進了。政治八連是年青共產黨員和優秀的政治幹部，雖然有些才十六歲，他們依靠政治上堅定不拔的意志和萬餘里鍛鍊過來的兩條腿，一整天就走了一百里！

連日行軍，已覺辛苦，而今又趕路，的確，疲勞了！腳也酸痛了，那被汗所沾污的衣服，發出酸臭的氣味。

一到目的地，八連長就噙呼着：『明天還有一八〇里呀，大家爭取時間休息。』於是趕快用熱水洗腳喝開水，吃了飯都休息了。

大家正睡得舒服的半夜裏，被起床號驚醒了，急忙忙吃了飯，整理了武裝又出發。

戰鬥姿態的一八〇里熱天急行軍，行——休息——爬山——下嶺，一邊揩汗，一邊唱着紅軍勝利

歌，活躍地前進。直走到天色將黑，聽夷民說，只有五〇里了，這給大家很大鼓勵。再走，天慢慢黑了，又過了五個鐘頭，已過二更時分，從一個高山陡直的下坡，除了半明不滅的淡月和稀少的星星外，一切都是黑暗死寂的。一會兒，隨着微風送來『沙……沙』的聲音，突然打破戰士們在夜行軍中的寂寞。『聽——細聽呀，這就是金沙江江岸了吧？』一個小同志驚訝地注意地一面走一面說。

突然間，對面來了幾個人，有一個提着燈籠，『大約是敵人的巡查吧！』走在前頭的一個班立刻散開埋伏，其餘隊伍停止。來近了，近了，正要動手！再一看，啊，原來是熟人，——是派去前面的便衣偵察呀！

偵察員告知了敵情與渡河點，於是迅速接近河邊，那時正橫着夜渡無人的兩個小艇，當時我們好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，喜歡到極點，幾乎大笑出聲來。

渡河，兩隻艇只可以容三十人，於是一排人先渡過去，撐艇的是我們預備了的好手，在那寬約三百米達的急流中，飄忽的過去了。

黑沉沉的夜半，看不清船靠岸的地方，一上岸走了幾步，忽然發現前面有個黑影，見着我們向後便跑，戰士們跟着便追，不到十米達，到一座房子外，那個黑影亂打房門，急急的叫着：『開門……！』底下的話還沒說完，被我們一把捉住，原來是一個守河岸的哨兵！那房子裏聽到外邊打門，很不高興的罵：『見鬼麼？半夜來打門！』說完再不答理。這時又聽到另一個的聲音：『白板』『三索』……從門縫中看出裏面正在打麻将，同時房中的鴉片的氣味撲鼻吹來，我們開始叫門了。

——開門呀，先生！

——幹什麼？

——過路的。

——過什麼路？明天再來。

——納稅麼。

裏面聽到『納稅』二字，急忙有一個人出來開門，原來他們是厘金局，紅色戰士們摸到門前，在黑暗中看清了它的招牌，所以嗷呼納稅。那人剛開門就被我們捉住了。

接着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捉了一個房，又捉別一個房，賭牌的、抽烟的、睡覺的、都捉他個精光，共六十多人，其中有三十多個武裝兵啊！

不費一槍一彈，不損一人，也沒一個掉隊，——當然脚是走痛了——奪取了天險金沙江。

捉得許多俘虜之後，知道明天便有一營兵前來防守，真的來了，船隻如被破壞，怕仙人也難渡過這驚濤怒浪的金沙江！無論如何得先下手為強。

這時，教導團的主力陸續趕到，急忙忙連夜渡河，但不管你怎樣急，一次只能渡三十人，過去不到十分鐘，回來却非半點鐘不可。河水的急和江面的寬闊，無法架橋，靠那兩隻小艇爬來爬去，整日夜只能夠渡一三二〇人，那麼整個野戰軍，則非×個月不可，這還了得，於是派小部隊分頭弄船隻，結果弄來了九隻大船，協同夜渡。

當晚，除了必要的警戒外，都在沙灘上露營。一覺醒來，天已大亮，回顧滔滔急流的金沙江就在身後，兩岸萬山重疊，高插雲霄，峭壁懸崖，祇有零星的枯草，點綴着光禿禿的山，那一羣一羣的猴子在石壁上攀來攀去，忽而對人看，忽而躲進石崖裏去了。河灘被初昇的紅太陽照射成了一片金色。教導團僅留下一個連維持渡河秩序，其餘全部出發，直取通安。行約十里剛上山時，發現左翼大道上有敵約一營向我前進，而右翼山上也發現有敵扼守，因山道狹仄，兩邊又是削壁，敵人有機步槍射擊，更滾放大石，極不易仰攻，我們以極迅速的躍進，通過一個排接近隘口，在刺刀手榴彈猛烈衝鋒下，敵人潰散了，接着我們取得了扼要的山口，成為渡江的堅固屏障。部隊又繼續前進，順利地佔領了通安，守敵兩個團全被擊潰，俘虜團長以下六百多，而我們只傷八人亡四人，以極輕微代價換得

偉大勝利。從此，教導團的威名傳開了，——特別是川軍，聽見戴鋼帽的紅色教導團便望風而逃。其實那時教導團參加通安戰鬥的也不過四百條槍呢！

後面的大隊人馬，不分日夜的渡江。每夜，兩岸燃起大堆的火，汽燈也點起來了，江岸、江面都照得亮晃晃的，繼續着一船一船的過。

大批的騾馬，卸下了鞍，飼養員同志拿着棒，從岸上趕牠們過江。第一批剛踏到水裏，就給那浪濤聲嚇怕了，當時只過了三個大驢子英雄，其餘的往岸上跑，無法擋住，嚇的狂嘯着。其中有兩匹又黃又瘦的在水浪中進退兩難，就給波浪扯了下去，像兩個大球似的在江心翻了幾下，就看不到影子了。

三 通過猓猓區

紅軍強渡了長江的上流金沙江，以閃電之勢攻佔了會理、西昌（西康省地名，在會理以北。）冕甯（西康省地名，在西昌以北。）等地，擊潰了川軍的阻擊。

但是艱巨的任務還在前面，爲了擺脫敵人的追擊，勝利的完成北上，就必須搶渡百倍天險的大渡河。

由冕甯到大渡河的中間，隔着猓猓區。這是一個充滿神話傳說的落後民族的地區，種族的成見和語言不通，崎嶇的山路和可伯的瘴毒（熱帶地方的一種傳染病，又稱瘴氣），更增加了進軍的困難。但是紅軍爲了迅速前進，出敵不意搶渡大渡河，毅然決定了取道猓猓區。一九三五年四月，紅軍在佔領冕甯後，即以劉伯承、聶榮臻、羅瑞卿、蕭華等負責同志率領英勇的紅一師第一團和一個工兵連爲先遣隊，借道猓猓區，迅速佔領安順場以掩護中央紅軍渡河。

猓猓是中國西南少數民族之一，住在四川西南，由冕甯以北到大渡河南岸，方圓百餘里的山地中。在魏蜀吳三國時代，猓猓也積極的活動和發展起來，威脅到劉備的後方，曾經引起諸葛亮帶大兵去征猓猓，猓猓首領孟獲依據天險和漢軍頑抗，直到被諸葛亮七擒七放才降服。諸葛亮至今還被猓猓像神人一樣的崇拜着，現在的猓猓大概就是孟獲的後代。

猓猓分黑夷和白夷兩種，『黑夷』屬土民，漢人呼之『黑骨頭』，性情强悍、純直，赤足露背，爬山很快，跟猴子一樣，下穿袴，管甚大，如布袋，上披無領的自製毛氈，色灰白或黑褐，頭纏白色或灰色毛線物，食物不用筷，多用手捧，最喜喝酒，平日不生產，食物多是『番薯』和『蕎麥』，由

白更耕種。白夷是漢夷混血種是被黑夷俘獲未殺的漢人，就留作奴隸（稱娃子），或給夷女成婚，生子女孫都是黑夷主人後代的奴隸。每家黑夷幾乎都有若干白夷，強大的『碼頭』（土司以下的首領）則有數百娃子。由於漢人的官吏、軍閥、地主對他們一貫的歧視，除用種種狡詐方法騙取夷民的財物外，更迫使他們繳納捐稅，常常派遣大兵去殺捕夷民，燒房子牽牲口，這樣就造成了漢夷不共戴天的民族仇恨，使夷人也不時成羣結隊，到漢人區域來搶殺，來報復。

紅軍的入境，在他們看來與四川軍閥的『官兵』有同樣的危險性，於是從四山呼嘯而來的獍狴，揮舞長矛刀棒，環追着紅軍。

紅軍沉着前進，縮短行軍間距離以防突然的襲擊，大家都警戒着，但是誰也不以獍狴的無理而激怒。因為他們的落後的社會經濟基礎決定了他們不能了解我們紅軍啊！

進到獍狴境內三十里的谷麻子（地名），紅軍已經不能通過堵塞的人羣了，獍狴攔住去路，叫嚷着，從他們手足和面部的表情中，可以看出斷然通過將會引起衝突了。

這時，跟在主力後面沒有武器的工兵連，他們只帶架橋的器材和工作器具，掉在後面一百多米達時，獍狴即蜂擁而上，搶奪他們的工具和背包。

獍狴的體格魁梧，褐黑的身體高出普通人半尺，寬肩巨腕，臂力又大，工兵連無法抵抗，於是獍狴搶去工兵連所有的東西，最後連他們的衣袴都脫光了，可是他們並不殺害紅軍，工兵連只好赤條條的退回原路去。

先頭部隊停止前進後，獍狴便密密重重的圍起來，通司（翻譯）立刻向獍狴表明紅軍不是來搶害獍狴，只要借路，並且不在獍狴地方休息，獍狴仍然擺手揮刀，高叫『不許走！』『要買路錢！』紅軍答應拿出五百塊銀元發給他們，於是獍狴紛紛伸手上前，銀元發了數千，獍狴還是成羣的湧上。

正在混亂的時候，遠處的谷口，揚起一陣沙土，沙土像風一樣飛過來，領頭的一匹馬上坐着一個

半百的長者，獬狴稍微的安定了一下，通司認識這馬上的長者便是獬狴首領小葉丹的兄長。

先遣隊首長蕭華同志請通司找小葉丹的兄長談判，這人騎着一匹漆黑的駿騾，他慢慢跨下騾來，他揮退了聚集哄鬧着的獬狴。蕭華同志上前說明紅軍不是來騷擾獬狴的，紅軍已打遍了天下，這一次劉司令親領十萬大軍北征，路過獬狴區，願意與獬狴的首領，拜結兄弟，將來打平天下，一定幫助獬狴。

小葉丹見紅軍紀律嚴明，知道不是騙他，又聽說親率十萬紅軍的劉司令又願與他結拜兄弟，自然與冲冲的一口答應了。

這時，劉伯承同志正在考慮：繼續前進會引起獬狴的衝突，影響到後方主力的順利通過，大家正在研究對策的時候，蕭華同志帶來了興奮的消息，劉司令毫不猶豫的上了馬。

當劉司令來到部隊先頭，小葉丹兄弟和其他幾位首領也來了，蕭華同志給他們介紹騎在馬上的便是劉司令，小葉丹兄弟立刻拱手鞠躬行禮。劉司令親切的抱着小葉丹，誠懇的重申紅軍的來意，表示很願意與小葉丹兄弟拜盟。將來紅軍一定幫助獬狴，幫助他們解除一切外來的欺壓；同時贈送了他們許多禮物。

沒有香，也沒有燭，就在橫斷山脈的一個清水池塘（名爲海子邊）旁，站着劉伯承將軍和小葉丹兄弟，三隻大碗擺在他們面前，一個獬狴把雞頭一斬，雞血淋漓在冷水碗裏，將血水分作兩碗，小葉丹要劉司令先吃，劉司令高高端起血水碗大聲說：『我劉伯承同小葉丹今天在海子邊結義弟兄……』說了一口而乾，小葉丹一面大笑說好，一面也同樣喝完了盟酒。

盟誓後，小葉丹和獬狴才大放心，帶了十多個娃子，送我們一齊下山。

第二天早飯後，小葉丹在尖六連後頭走，爬上頭一個山脚時，見十幾家沽雞家的獬狴拿着紅脰，背著長槍，口裏打着『嗚呼』『嗚呼』，表示歡迎，上了山頂，他們帶我們一同到他們村上的門口，

見他們已排好隊，每個都拿着梭鏢，打着赤膊，赤足圍着麻布毯子，見了我們，笑魇魇的站起來，好像一家人了。

我們隊伍到了村莊面前休息了，小葉丹告訴我們，他不能再走了，因為前面已不是他管的地方了。他派了四個娃子送我們到前面村莊，還挑選了二十個娃子到我們隊伍裏來學習軍事，準備學會了回來打四川軍閥，我們送了他一枝手槍，他愈加高興，把一匹高大的黑騾子送給司令員。

一路經過卡納，啊爾那些阿回、阿紅的地方時，有獐獐交涉後，都能順利通過。當我們走過村莊時，有的站在路的兩邊看我們的隊伍，有的笑魇魇的夾着隊伍同走；見了紅軍身上的手巾鞋子，馬上向你討，或搶了就跑，見了騎馬的指揮員過來的時候，就拱手要錢，可見他們生活的困難。

太陽已快下山了，一還還沒有看見一間房子，可是大家還不覺得什麼，只在想到大渡河還有多遠呢？忽然滿天籠罩了烏黑的雲，一下子風來了，雨也來了，戰士們都帶上箬篷，拿着傘，仍是不斷的走着，在斜風細雨下，戰士們的草鞋、襪子、有的衣服也溼了，在油滑的汗泥路上繼續前進。

四 搶渡大渡河

由獼猴區進入漢區的地方，駐有一部民團。爲了鎮壓獼猴的反抗，防止獼猴的報復，民團終日嚴密的向着獼猴區警戒。

紅軍先頭部隊走出獼猴境，進到民團駐地附近時，這樣龐大的隊伍可真使民團吃了一驚。民團還以爲是獼猴聚衆前來報復，做夢也不會想到紅軍會從獼猴區出來，並且他們不知道紅軍的服裝旗號，當紅軍經過時，他們還上前詢問是否獼猴歸來的『中央軍』呢？

紅軍機警的順口承應是獼猴的軍隊，這使得民團異常高興，團長立即出來，慰勞勞苦功高的劉司令。

在與劉司令的會見中，民團團長被逮捕了，民團的武裝也被解決。

從民團的駐地到大渡河的渡口安順場，還有八十里崎嶇的山路，從民團口中，知道渡口的對岸駐有敵人一個營，控制着三隻渡船。河西岸到安順場也有敵兵一連，控制着一隻渡船。

先頭部隊爲了迅速消滅敵人，佔領渡口，決定繼續出發，經過兩小時休息吃飯後，又強行軍去進襲安順場。

時間已經是下午四點鐘，太陽已經西斜，我們的隊伍又開始前進了。

一出街翻一個溝，就爬上一座高山，只見隊伍沿着山路，彎彎曲曲，不斷的在爬着山，遠望過去像一條長龍。

走了二十多里，天已黑了，天上籠罩着霧，看不見月亮，一個個肅靜地在高低不平彎彎曲曲的石